

章似愚

沾有血迹的手戳

这是一枚沾有血迹的木质手戳(印章),上面刻着一个极普通的名字——郭吉库。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手戳上有着一抹暗黑色的血迹。

这枚手戳我已经保管了整整50年了,每次看到它,都会让我陷入深深的悲痛中,耳旁又似乎响起了小郭母亲那撕心裂肺般的痛哭声……

那是50年前,新中国诞生10周年的时候,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电力建设人才,为此,我们北京水力发电学校“工程地质”专业的学生提前毕业参加工作。

我的家乡在杭州,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毅然告别了将我一手带大,视我为中心肝宝贝的老祖母,只身来到东北边陲,参加了鸭绿江上云峰水电站的建设,当了一名实习技术员。没想到,不久后发生的一次重大事故,给我留下

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1959年7月18日早上,我背上地质包,拎着地质锤匆匆赶往山上试验探洞。因为,一大早试验工地负责施工的班长刘忠就托人捎信给技术科长说:两个试验竖井里积满了水,工人们无法施工,让技术员赶快去处理,于是,科长在宿舍找到我,让我赶快上山。

上个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日本鬼子为了侵华战争的需要,掠夺性地开发我国东北的水电资源,在松花江上抢建了小丰满水电站(未竣工);在鸭绿江上抢建了水丰水电站,在牡丹江上抢建了镜泊湖水电站,还在一些江河初建的坝址上进行了地质勘探。

我们进行地质试验的竖井在一个废弃多年的探洞中,这条废弃的探洞正是日本鬼子当年初定坝址进行地质勘探的探洞。

解放初期,经济建设迫切需要大量

的电力,国家在东北的江河上选择了一批水电站坝址,我们进行勘探的云峰水电站就是其中的一座。为了确保电站坝址和引水隧洞设计各项地质参数的准确性,需要在探洞中进行一系列的现场试验。

探洞在一座海拔高程502米山峰的山坡上,七八月正是东北的雨季,连续几天大雨引发了洪水,淹没了河滩,冲坏了道路。

我出门的时候,雨已经下不了,天空仍然是阴沉沉的。我沿着江边泥泞小路,接着又踩着山坡上的石渣一步一步地来到了几十米高处

的探洞中。探洞里积满了水,四周洞壁的岩石裂隙中还在不停地往下滴水。我让工人们在探洞底部的石渣中挖了一条沟,让洞中的积水自然排出;又让工人们用水桶打水,清除两个试验竖井中的积水。大伙七手八脚一气儿干到

电视是一座不需要买票的公园。

去年以前,我家一直没装有线电视。在过去的日子里,我只逛不买票的电视公园,虽然也可以享受到无“线”的快乐,但也曾经因为不能让自己大饱眼福而不快乐过,因为总是在那几个有限的“景点”里转悠来、转悠去。

电视也是一座可以买票的公园。

去年夏天,为了看北京奥运会,我家第一次装了有线电视。买票逛电视公园,就有了N种“套餐”。在N种选择中,我目不暇接、手不暇按(指遥控器)。但是,这个“套餐”,那个“套餐”尝过以后,我发现自己对这座公园开始变得不耐烦了,或者说我渐渐感到这座公园不能老是逛个不停——因为看书好歹还能自己选择,而看电视则太被动,我想这不是电视的过错,也不是我的过错。

有一位专家分析说,在电视面前,教授与打工的是一样的。这话虽有点偏颇,但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我逛了之后总是感觉,面对电视,我

逛了10点钟,洞壁的滴水,身上的汗水,让人里外都湿透了。看来,因为坑深水多,运距较远,用水桶排水的方法效果不佳,还把人累得够呛。我想能否采用“倒虹吸”的方法,将竖井中的积水排出,如果能行,那不轻松多了吗。我让班长刘忠找来一根长胶皮管,我站在探洞口举着胶管头,刘忠从另一头往胶管里灌水,可是,试了多次也不怎么顺利。这时我肚子有些饿了,看手表11点差5分,于是离开了洞口到洞内休息。正当我坐下用右手脱去左脚灌满水的胶鞋时,只听洞口“扑通”一声,洞内突然变得漆黑一片,我一时不知所措,过了几秒钟,才意识到洞口出事了,大声喊道:“刘忠!”

“哎。”洞内的刘忠大概也在发蒙,听到我的喊声,他一下子清醒过来。

“赶快清点人数!谁在洞口?”我大声地喊着。

“我,卢■子。”洞口传来小卢的声音。

“还有谁?”

“还有小郭,大概已经死了。”

“怎么死了?”

“被洞口落下的石头砸飞到山坡下去了。”

一听说小郭被洞口的落石砸死,我心中一急,眼泪夺眶而出。我不顾刘忠的劝阻,冒着洞口落石的危险,从洞口侧面一个缝隙中

钻了出去,低头一看,只见小郭躺在十几米远的山坡下,我急忙冲到小郭身边,伸手一摸鼻孔,果然没了气息,小郭真的死了!我跪在他身边号啕大哭。

原来,我刚离开洞口,小郭就来到了我原先站的探洞口位置,清理排水沟中的杂物,谁也没注意到这个日本鬼子几十年前开挖的探洞,洞口上部的岩石风化严重,已经十分破碎,又恰逢几天连阴雨,在雨水的浸泡下,岩石终于塌落下来,夺去了小郭的生命。

几分钟前,这里正是我忙了近一个小时的地方——我与“死神”擦肩而过——小郭却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

我掏了掏小郭的口袋,口袋里面放着一小叠食堂的饭票和他的手戳,这是一个木质手戳,每个月领工资时都要用一次,还是我帮他到集安县城刻的,花了一角五分线,饭票和手戳上都沾有小郭的鲜血。

三天以后,小郭的妈妈从德惠县米沙子乡赶到了水电工地,当地看到儿子的遗体时,一步抢上前去,张开双手,趴在小郭的身上,发出了撕心裂肺般的痛哭声,这是一种母亲哭儿子时所独有的、凄惨的、震撼人们灵魂的哭喊声……

我陪在小郭母亲身旁,没敢大声哭,眼泪却如断线珍珠似的流淌着,全身颤抖,脑袋里一片空白,直到小郭母亲离开工地,也没有想

起来,将这枚沾有小郭鲜血的手戳交给小郭的母亲。

小郭和我同年,我俩的身材也差不多,与我不同的是他有着一张东北人所特有的红润的圆脸,我们非常要好,下班后经常在一起玩。没想到,为了祖国的水电建设,无情的岩石塌方竟然夺去了他充满着青春活力的生命,这一年他才19岁。小郭是为云峰水电站建设而献身的第一人……

1966年9月9日,云峰水电站首台机组发电,22万千瓦的强大电流送往东北各地的工厂、矿山……

一晃50年过去了,新中国建立已经60年了,举世闻名的三峡水利枢纽和数不尽的水电站,如天上的星星一样,密布在祖国的江河上,强大的电流驱动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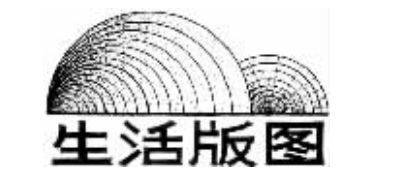
我也已是年近七旬的白发老翁,早已离开了我热爱的水电工地,离开了我的第二故乡——东北,在南疆定居,与儿孙们共享天伦之乐。

夜深人静,当我看到这枚珍藏着的、沾有血迹的手戳,小郭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我的面前,耳旁又似乎响起了小郭母亲那撕心裂肺般的痛哭声……

谨以此文纪念为新中国水电建设事业献身者!

叶延滨

另一种忆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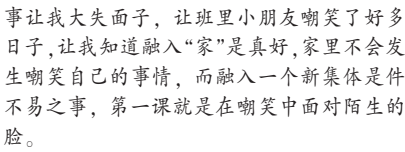


深圳的作家协会主席李兰妮,一起开会时,送我一本地的新著《旷野无人——一个抑郁患者的精神档案》,读了,受益匪浅,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复杂的心理问题。我觉得,我还不是一个抑郁症状严重的人,但我也想给自己当一回心理医生。那些幼年受挫感最强的事情,抑或是让人一辈子难忘的事情,细细思量后才知道那叫尴尬的事情,想一想,还真有那么七八件。

头一件,是兔子的事。那时还没有上幼儿园。随父母南下,住在长江边的小城泸州的一个招待所里。解放初期,招待所里都是穿军装和列宁装的人。我们是从武汉沿长江入川,在泸州上岸,父母在等待分配工作,在招待所里住了不短的时间。招待所不大,一幢小楼一个小院,大人都忙,没事可干的,只有我,还有所长的一群小兔子。记得小兔子,是因为出了大事故。小院的墙角堆着一堆空木盒,好像是电灯之类电器的包装盒,整齐地码放在墙角,也成了我的玩具。一天,玩小兔子住楼房的游戏,把一只只小兔子放进木盒里,再把木盒子原样码放整齐。正玩得开心,大人叫,便跟着大人外出行了。大概过了好几天,所长见我和母亲,说道:真奇怪,小兔子不见了,跑了,还是叫人抓走了?听到这话,我突然想起几天前把小兔子塞进木盒的游戏,自己害怕,大哭起来!后果很严重,死了不少小兔子。我开始知道人是会做错事情的,自己也会是“坏孩子”。

第二件事是蜜蛮的事。我随母亲到了成都,还没有办好进保育院的事项,便和同院的孩子一起玩。邻居与我差不多大小的男孩叫蜜蛮。那时,逢年过节,天上会有飞机撒传单,红红绿绿的纸头,在半空中飞舞,十分好看。那时老百姓没钱订报纸,有收音机的人家没几户,所以政府用这种办法搞宣传,一是喜庆,二是把口号和政策印在传单上,也让老百姓知晓。传单在城市上空飞,孩子们心里就痒痒。传单下面的街巷里,总是一群群的小孩追着传单跑。蜜蛮从小没出过院子,我却没有“院子”的概念,抱着蜜蛮便和一群大孩子一起去追传单。不知道跑过了多少巷子,和蜜蛮也跑散了。我捏着几张传单,回到院子里,所有的人都在问我:“蜜蛮呢?”蜜蛮丢了,找不到家,后果很严重!全院子的人忙了两天,那时没有电话,没有广播,没有报纸,只有去一个派出所又一个派出所。还没有等蜜蛮找回家,母亲赶紧把我送进了保育院。等到蜜蛮从派出所找回家,我却进了保育院,那是所有孩子开始去欢乐的地方。

保育院在一所老宅里,主人原是个大官,宅子不小。插班进去读中班,没有多少人理睬我,一个人在一群人中间,比独自在家更孤独。这一天,还出了个事故,因为没有人告诉我厕所何在何处。保育院是临时在这所老宅里,新保育院正在郊区修建,所以,厕所是在一所大房子里放一排小马桶,早上孩子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坐马桶。我是新来的,不知道这个特殊的厕所,好不容易找到放马桶的房,还挂上一把锁。后果很严重,我拉在裤子里了,这件



事让我大失面子,让班里小朋友嘲笑了好多日子,让我知道融入“家”是真好,家里不会发生嘲笑自己的事情,而融入一个新集体是件不易之事,第一课就是在嘲笑中面对陌生的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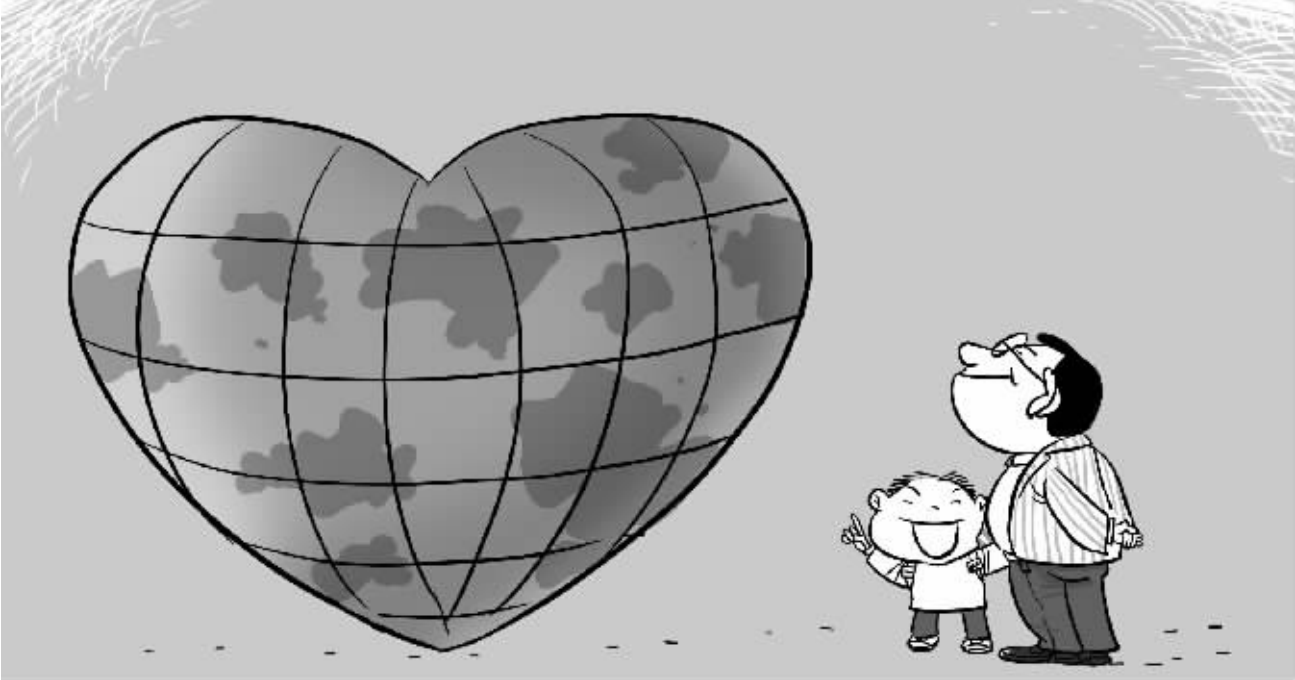
第四件事情,是上育才小学一年级。我发现,我前排的那张桌子,比我的好,还有一个钥匙扣。我立刻动手,将这张桌子换过来。第二天,前面那同学发现自己的桌子被我换了,便与我打了一架,他个头比我大,我吃了亏。老师也不向着我:“怎么见着好的东西就想耍?别人的桌子好,那也是别人的,需要吗!”后果很严重,开学第一天,这就是学校第一课:自己喜欢的不一定是自己的,这个世界除了自己,还有许多“别人”。

育才小学是省政府的子弟学校,学生都

住在学校,学校有两种管理学生的人员。负责管理生活的叫阿姨,阿姨大多是南下干部一些文化低的家属,她们岁数大,对孩子也厉害,孩子们都不喜欢她们。教书的叫老师,老师都是部队文工团和青年学生中招进来的,老师年轻漂亮,比方说我们的雷老师是从部队文工团转过来,班上的同学都喜欢她,我的母亲有次出差到北京开会,星期天是她带着我逛街,和漂亮老师一起在大街上走,开心地忘了周末没有人接的滋味。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个男的常来找她,同学们十分讨厌他,觉得雷老师是个“叛徒”。我20年前写了一篇小说《星星的河流》,就是写小男孩的这段经历,不叫失恋,也不叫失意,反正后果很严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情,你喜欢的人 would 喜欢你而不喜欢的人,而你没有办法改变它。

这些事,都可以说发生在“不懂事”的童年,大人们原谅了自己,就是用“还不懂事是孩子”这句话当理由。然而“不懂事”,其实是很严重的问题,后果很严重,别人可以忘记,可以不说,可以不追究,但自己却不会忘了,因为这些事,让我觉得做得不好,也很没有面子,让自己看不起自己。重要的是懂事以后“还会做错事”,让自己真看不起自己,想起来,有一件事终生难忘。那时我正读中学,学校里搞运动,发动学生给老师贴大字报,我是班干部,工作组要求干部要带头。怎么办?写老师“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行!写什么呢?于是写了一件事:到老师宿舍交作业。发现已经毕业了的高年级女生躲在老师的门背后,我就写了这事,批评老师对学生“有亲有疏”,后来才知道,这比“反党反社会主义”后果更严重,“反党反社会主义”可以从宽,我说的这件事,工作组兴趣盎然,直查得老师和那位毕业了的学生结了婚为止。这件事,老师还是用“不懂事”原谅了我,但我觉得其实我完全可以不写这屁事嘛,为什么写?那时候,比这严重的事情“和父母划清界限”这样的事都做了,也并未觉得做错了,因为那是一种“表态”,是父母要求自己做的是“革命多年的经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困难中的父母做事和帮助他们。但这件事,真的是“不懂事”,因为自己已经不是“孩子”了!“不懂事”这三个字,对于一个孩子是理由,对于一个少年是“责备”,对于一个成年男人则将是不可原谅的鄙视!

不要做事后会让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事!——这就是童年那些执拗不肯让我忘记的小事大事琐事,其中的自责、无助、尴尬、失意和酸涩,一次次在提醒我……



你可以用爱得到全世界,你也可能因恨失去全世界。

【漫画】赵春青

讣告中的“待遇”

一些报纸的广告版上常常刊登讣告,这些讣告多出自逝者原任职单位或家属之手。看得多了,发现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即某些讣告在介绍逝者的身份时,每每在职务后面加个括号,特别注明“享受某级待遇”,而那“待遇”又似乎有“精神”与“物质”之别,例如“某级医疗(住房)待遇”。什么意思呢?无非是要表明逝者的身份比他的实际职务要“高”,提请读者关注。

然而,这样的“标注”除了令一些读者莞尔,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对于逝者,生命都停止了,什么“待遇”都没有意义了。即或逝者生前十分看重自己的

“身份”,但在死亡面前,与普通百姓也是平等的了,如果有上帝,上帝也不会因为你曾经是官员就给予额外垂青。

有“意义”是对活着的人而言。那标注或许是在告诉人们,逝者的亲属也是有“身份”的。不过,他们是不是能够把逝者生前因为身份而受到的“尊敬”也“继承”下来,就难说了。现实地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那标注同样没有什么意义。

按说,这些道理并不深奥,但凡有点知识的人都应该明白。为什么依然有人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呢?这就不能不说到国人对“官本位”的某种崇拜心理。

2009 中国国际雕塑年鉴展将办

本报讯 中国动力——2009 中国国际雕塑年鉴展(CISAE2009)将于4月22日至5月18日在北京国际雕塑艺术区展览馆举行。展览期间将同时举行“雕塑艺术创意产业研讨会”,暨四大专题座谈会。座谈会主题分别为:超越解构·城市再造·继古开今·工艺复兴。

该展览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

北京首家文化养老院建成

本报讯 3月22日,经过海峡两岸公益界和文艺界人士两年的努力,北京市首家具有独特文化色彩的养老院康乐养老院在北京东城区安定门社区落成。

据介绍,康乐养老院将聘请知名书画家担任教员,让老人学习书法和绘画;请诗人和作家,辅导老人吟诗写作。此外,国家大剧

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主办,《雕塑》杂志社、浙江朱炳仁铜雕博物馆和北京蟹岛集团承办。参展作品将达300件,展出空间为4000平方米,参展者囊括了国内重要艺术家,如此大型的学术性雕塑展览在国内尚属首次。北京地区展览结束后,其中部分展品将转移到浙江杭州进行巡展。(班斓)

据了解,“文化养老”理念在国外已有实践,对于正在进入老龄社会的中国,康乐养老院的尝试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文静)

模拟自然、再现自然,但它不是天然的公园,它是人造的公园。它把大自然或大自然中活动的人与动物,都微缩到这个人造的公园里来。甚至有的时候,这个公园环境非但不天然,还十分嘈杂,比如我不爱看武打片,可我手指一按,人家从崇山峻岭上刷刷刷一路追杀过去;我手指再一按,又有人莫名其妙地跑到华山的绝顶上骑马。

可见,这人造的公园不可能在有限的时空中一下子毕现生活的全部、大自然的整体。于是,它追求有序、追求模式,对自己要拿给我们看的東西,进行有序的模式化的包装与整合。

因此,电视又是一座模式化的公园。这个模式,跟餐饮中饭菜、酒水一样,跟娱乐中的唱歌、跳舞一样,跟茶楼中的茶水、点心一样,跟休闲的服装一样,它是按照固定的时间、流程、标准而“制造”出来的,但是,它尽最大可能地适合和满足了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的人——哪怕你是企业家,或者下岗职工;哪怕你是著名的教授,或者四处奔波的打工者。

韩三洲

过去的“北漂”

20多年前,“北漂”还是个专有名词,指的是没有学籍但在北京大学“蹭课”的青年学子。那时候社会学习空气真是浓郁,有考不上北大的,就来到北大附近住下,溜进去“偷课听”,以满足自己对知识的渴求,真有些惶惶上座、众星北辰的意味。后来“北漂”扩大化了,凡在北京漂泊奋斗又无固定居所的,都成“北漂”了。

虽说,“北漂”这个名称出现的较晚,但“北漂”一族在上世纪30年代就在北大蔚然成了气候。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的自传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据他说,那时候考北大是不分系的,入学报到后可以随意选系,连文理科都不分,后来他上了历史系,一届才只有26个学生。有的小系,学生更少,还能看到一名教授对着一名学生讲课的情形。那时候北大的偷听生很多,红楼附近,住着很多不是北大的学生,他爱听什么课,就按时去上课,谁也不管。这些学生虽然不是正式生,却听课认真,学习认真,而且一般岁数都比较大,有社会经验,理解能力强,所以当时北大流传着一句话:“正式生不如旁听生,旁听生不如偷听生。”旁听生是没有选修这个系的学生,而偷听生则根本不是北大的学生。有一次,胡适先生就在课堂上问道:“你们哪位是偷听生?没关系,能来偷听更是好学之士。我只希望你们给我一个名字,算是我班上的学生了。”

张中行先生的《负瓴琐话》中,也谈到当时北大学生很隔膜,很少相互交流,一个学期,上课时坐在一起的十几个人,其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哪些是“北漂”,也闹不清楚。张先生回忆,梁思成教授曾在北大讲授《中国建筑史》,学期終了,梁思成说:“课讲完了,诸位说说怎样考试?”听课的近20人,竟无人回答,梁先生似乎恍然大悟,再问:那就看看有几个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还是没一个举手的。梁先生笑了起来,说:“原来诸位都是来旁听的,谢谢捧场。”说着,向台下作了一个长揖。北大就是以这样的教育方式,才培养出如胡厚宣、杨尚奎、邓广铭、任继愈等这样的有成就的人才。不像是现在的学校,“训练主义”大行其道,学生们都忙于习题,而缺少真正读书与学习的乐趣了。

不过,现在要想当一个“北漂”,也不容易了。自去年夏季起,外人进北大都要查验和登记身份证的,如有混入校园“偷听”者,会不会真被当做一个偷儿来对待呢?亦未可知。

内蒙古开展煤矿职工艺术作品评选

本报讯(记者张玺 通讯员杨敬英)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全面展示各大煤炭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近日,内蒙古煤炭工业局和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等单位联合组织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煤矿职工艺术作品评选活动。据了解,此次活动将通过书法、绘画、摄影等艺术形式真实记录和展现全区

《中国 2009 世界集邮展览》纪念邮票发行

本报讯(记者张宪)国家邮政局定于4月10日发行《中国2009世界集邮展览》纪念邮票1套2枚。图案分别为清“胭脂红彩龙凤穿牡丹纹样”和清“档丝珐琅缠枝牡丹纹藏草瓶”。该套邮票由著名设计师王虎鸣设计。

清“胭脂红彩龙凤穿牡丹纹样”,又名金红釉,其色匀净明艳,所绘纹饰鲜艳华贵,是清康

吴氏家族百年历史文化艺术书画展举办

本报讯 吴氏家族百年历史文化艺术书画展于4月4日在新保利艺术博物馆开幕。吴澹、吴祖光、新风霞、吴欢等吴氏家族代表人物的书画作品纷纷亮相。展品还包括吴氏家族的老照片、电影资料、戏曲服装等千余件,对于书画和历史爱好者来说是一次全面了解这个家族历史的机会。

据悉,本次展览由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中

中国书店热展老期刊

本报讯 于日前结束的中国书店报刊资料部一年一度的“老期刊展销”,受到读者热烈欢迎。

据介绍,此次展品既有常见的文学艺术、时事政治类刊物,也有少见的电影刊物《华北影声》、《电影三日刊》、《银铤》、《电影乐园图画周

刊》;军政类刊物《海军公报》、《军事杂志》、《海军期刊》;宗教类刊物《灵食季刊》、《灵学丛志》、《暗中之光》;政协类刊物《益寿月报》、《益政杂志》等。尤其值得出版的《开通画报》、《一鸣画报》、《北京旬报》,以改良社会、开通风气、笑谈时事、巧思奇画著称,更是罕见之物。(文艺)